

醉酒的味道

一时的战友，一世的兄弟，这酒喝起来总觉得荡气回肠；而家的融融温情，则藏在推杯换盏间，那份割不断的血脉情深，比杯中美酒更让人回味绵长。

钱宝林

年节里的人间烟火气，一半藏在珍馐百味，一半融于杯中美酒。有人说，酒是好东西；有人说，酒是坏东西。回想我自己的喝酒经历，微醺过、豪饮过、大醉过、闹过怒过、哭过

笑过。我认为，酒，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亲友间、朋友间、工友间、同学间、战友间，和谐举杯的时候，是多么地畅快和惬意啊，想起这些，脑中还充满了诸多饮酒的美好故事……

往事如烟霞，酒里浮沉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虽然在五奎园做厨师，但他饮酒不多，母亲是掌家人，父亲的薪水要养活一大家子人。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喝酒，也是陪着亲戚喝点。

那时，母亲会从她的青布衫里掏出几毛钱，把家里的酒壶塞给我，嘱咐我去合作社打一壶酒。

打满一壶，大概有三两酒。天冷，需要把酒温热，这活儿我愿意干。拿过一个酒盅，倒出一盅酒，要倒满，还不能让酒溢出来。划根火柴，待火势正旺，将酒点燃，蓝色的火苗就像一只花蝴蝶跳跃着。这时，我再拿起酒壶，把壶底对准那团火，不一会儿，酒壶便在手里有种麻酥酥的感觉，那是酒在加热的过程。

母亲张罗了几个小菜，父亲和亲戚对酌起来。父亲总是客气地让着亲戚多喝一点，并给亲戚斟满酒。亲戚用粗糙的手挡着酒盅，连声说着：偏着呢！偏着呢！那意思是我多喝着呢。慢慢地，两人的对话也多了起来，听着他们的故事，我也像喝了一盅酒，心里热乎乎的。

第一次喝酒，是在我十五岁时。那时正上初中，那个年代的我们要学工学农，有的同学被分到了镇上的木工厂、造纸厂、机械厂去实习，我们班则被分配到酿酒厂实习。我们几个男同学被分配到酿酒车间，一进车间，浓浓的酒糟味扑面而来，车间里还有几个窖池和一个硕大的蒸馏锅。出酒的时候，透明的液体汩汩地流出来，香气袭人。

几天下来，我们就和师傅们混熟了。有个老师傅，手拿一个铁酒盅，会时不时地在出酒口接上一盅，放到鼻子下闻了又闻后，再把酒倒入盛酒

的瓮中。看到我们露出好奇的眼神，他笑着说：“这酒，香吗？”同学们都说：“香啊！”老师傅重新接了一盅酒，让我们也尝尝。我尝了一口，咽下去时，嘴里有些麻辣，喉咙里像是有条火龙在往肚子里钻。这酒明明闻着很香，为什么到了嘴里、肚子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不一会儿，我的两条腿走起路来就有点发飘了。直到下班，去浴池洗了个澡，那酒劲才有所缓解。

第一次醉酒是在七年后的部队。1975年新兵第一年的初夏，安徽合肥的老班长袁圣荣知道我是安徽籍老兵沈守安接来的兵，他们是同年入伍的老乡，特别熟识。在一个星期日，他说带我去趟老虎头，我知道，老虎头就是加修连。

到了加修连，听着班长袁圣荣和老乡们神侃聊天，我只有乐的份。留神听下去，我的接兵班长沈守安已经提拔为二排长了。这可是件大喜事，大家嚷着要喝酒庆祝一番。

六七个人，有的摆桌子，有的找下酒菜，有的出去寻酒。不一会儿，酒菜齐备——肉是两盒午餐肉，菜是桃和梨罐头。他们找来的酒也挺有意思，一瓶青梅煮酒、一瓶梨酒，还有一瓶葡萄酒。沈守安排长先安排我坐下，他说：“你是承德客人，我们这些安徽老乡陪你喝酒。”

三种酒一下肚，只觉得眼前的老兵们都在恍恍惚惚地笑，不知不觉间，有点天旋地转，迷迷糊糊地倒在床铺上睡着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喝醉酒，也是从那时，我知道了什么叫烂醉如泥，也知道了战友友谊，不分天南地北。第二天，我就被连部通知调到了团司令部。



酒一杯，敬岁月，敬过往

当兵第一年出的丑，我一直没忘，接着又辗转北京、秦皇岛、天津等地。1978年是我当兵的第四年，我下连回到加修连，分配到了十班钳工班。

春夏之交时，连长赵汉安把我叫到连部说：“我已经跟你们班长说好了，你带一名战士，去完成一项外协任务，为兄弟部队空军导弹营的驻防营地铺设自来水管。这项任务很重要，工期半个月，不能耽误。”

接受任务后，我选择了张家口的新兵霍殿荣同我一起去，并准备好了台钳、割管器、管子钳、钢锯弓和背包等。连长从运输连调来了一辆解放车，我们来到了距加修连十几公里新设的导弹营。

万事开头难，虽然我已多年没摸过这些工具了，但当兵前的四年工厂工

作生活，也给了我很多的历练。我们掐着指头，黑天白夜地干，很快，工程到了收尾阶段。最后，与水塔的总阀成功对接。一试水，各部检查一番，没问题。提前三天完成任务，我们都很高兴，于是，教导员张罗着一起喝酒。

简单地弄了几个菜，没有桌子，就蹲在地上喝。喝酒的家伙，就是那种蓝边白瓷碗，一人一碗，举碗碰杯，我一高兴，就有点忘乎所以了。一碗喝下去，感觉没什么，接着又喝了第二碗、第三碗……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那天酒是中午喝的，到了第二天晚上我才醒过来。幸好，霍殿荣一口酒没动，他和几名战士把我抬回来，就一直在观察我、照顾我。

后来回到家乡，因为喝酒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。

我喜欢对酒当歌、开怀畅饮，也喜欢借酒浇愁、杯酒解怨，更喜欢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洒脱。不喜欢酒入舌出、酒囊饭袋，也不喜欢酒肉朋友、花天酒地，更不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和借酒闹事的酒鬼。

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毕业了，从飞鸟各投林，到杯酒人生，感叹时光的磨砺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，端起酒杯，同窗的身影已经日渐模糊，笑容却依然灿烂；一时的战友，一世的兄弟，这酒喝起来总觉得荡气回肠；而家的融融温情，却藏在推杯换盏间，那份割不断的血脉情深，比杯中美酒更让人回味绵长。

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，请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号。



中国酒业创新
联盟企业展示

